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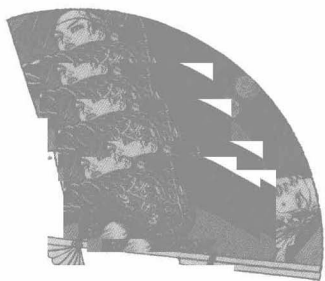
草月
译潭

日本恐怖小说选卷二

【日】甲贺三郎 等著
陈柏璜 孙玉珍 译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本恐怖小说选

卷二



【日】甲贺三郎等著
陈柏瑶 孙玉珍译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由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本著作物。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08-191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本恐怖小说选. 卷2 / (日) 甲贺三郎等著; 陈柏瑶, 孙玉珍译. —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9.5
(草月译谭)

ISBN 978-7-80762-875-0

I. 日… II. ①甲…②陈…③孙… III. 恐怖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5192号

书 名:	日本恐怖小说选. 卷2
著 者:	[日] 甲贺三郎等
译 者:	陈柏瑶 孙玉珍
出 品 人:	周殿富
总 策 划:	崔文辉
策 划 编 辑:	张晓辉
责 任 编 辑:	杨 洋
封 面 设 计:	书衣坊·未 氓
出 版 社:	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: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 厂:	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	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:	7.75
版 次:	2009年5月第1版
印 次:	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发 行 所:	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
地 址:	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 话:	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 号:	ISBN 978-7-80762-875-0
定 价:	21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编者说明

每个民族的文化，都有明媚的一面，亦不乏黑色的一面。记得当初看古希腊悲剧《美狄亚》的演出，台上是一片刀光剑影、狂喊悲鸣，全然不见希腊哲人标榜的均衡、崇高，令人瞠目结舌，不禁想到尼采所谓“日神文化”与“酒神文化”的区分，以及罗素对于希腊酒神崇拜现象及其意义的揭示。唯其绕到崇高的雕塑作品身后，看一下酒神侍女们的疯狂，我们才算对于希腊的精神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。

日本文化也是如此。在这种文化当中，不罕见含蓄蕴藉、敏感动人的因素，亦颇有暴烈凶蛮、黑色阴郁的方面。我们看《叶隐》所弘扬的切腹仪式，那其中便纠结着血腥与壮美；而切腹者所认为至为美好的境界，乃是在血花四溅的至惨至烈中方

能实现。本尼迪克特所谓菊与刀，倒真正概括了日本文化相互纠结而又背道而驰的两个方面。

因之，我们对日本文化的把握，便不能仅仅停留于松尾芭蕉的诗与葛饰北斋的画，单纯玩味文学与艺术当中含蓄优雅的一面，而当做更加全面的探索。一如我们读川端康成美妙的小小说，一定要联系他郁郁的死，或者欣赏三岛由纪夫的作品，不能忘掉他鲜血淋漓的终局——唯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，对于日本文化才能有全面的把握。

这本《日本恐怖小说选》，便是我们选取幽暗沉郁的若干日本恐怖故事、以全面表现日本文化特征的一次尝试。日本文化当中素有怪谈故事的传统；直到今天，那些神秘诡异的怪谈夜话，仍然令到我们又怕又爱地不忍释手。收入本书的作品，都是二战以前日本推理小说热潮当中诸推理名家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有日本传统的怪谈文学的特征，多以晦暗玄秘的风格摹写气氛，又吸收推理文学曲折繁复、引人入胜的特点，可读性极强。对这些特征，我们不揣冒昧，和盘托出；读者应循此而入，以这些绚烂多彩的文本为线索，追求对于一种文化样式全面真切的把握，庶几可以不失观察事物洞见之本源。

编者

目 录

- 001 甲贺三郎——血型杀人事件
- 065 梦野久作——木魂
- 101 海野十三——不可思议的空间断层
- 127 大阪圭吉——花束之虫
- 155 酒井嘉七——两面竞牡丹
- 173 西尾正——陈情书
- 201 西琉亮——无铁铜铅之国
- 223 小栗虫太郎——绝景万国博览会

血型杀人事件

甲贺三郎

艰辛的一年

即使至今我仍然经常梦见有关毛沼博士的意外死亡，那个事件对我而言犹如鬼魅般缠绕不去。而且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待我如父亲般的恩师笠神博士夫妇竟无预警地自杀身亡，更让我震惊得宛如失去灵魂的躯壳，甚至欲哭无泪。直到渐渐恢复精神后，阅读了博士署名给我的唯一一封遗书时，我又再度陷入无底的绝望深渊中。心中盼望立刻追随博士夫妇的后尘，远离这世间的纷扰，却又必须隐忍住这样的念头。

当时的我，受到警察单位、新闻记者的百般纠缠，心中痛

苦艰难，却仍坚守博士的遗愿，坚持必须在一年过后才能公开博士的遗书。也因此，我遭受到世人的种种误解与批判，但仍不为所动。

对我而言，那一年的时间是如此艰辛，如此郁郁寡欢，如此悲伤，如此消沉，只能静待时间的流逝。

在恩师笠神博士夫妇的一周年忌日，我终于能在这里公开发表博士的遗书，也让长久以来心中的负荷得以获得些微的纾解。

在发表博士的遗书之前，就依事件发生的顺序，先从毛沼博士的意外死亡事件说起吧。

毛沼博士的意外死亡

二月十一日，也是开国纪念日那一天。当天气候酷寒，清晨六点时分气温已经下降至零下五点三度，是东京地区少有的低温现象。我因前晚的饮酒过量，再加上学校休假，以及寒冷的天气，于是蒙着棉被沉睡到了早上九点左右。

“鹤泽先生。”

突然枕边似乎传来呼唤的声音，我伸出头来，看见了宿舍舍监老太太苍老的脸庞，正以怀疑的眼神盯着我瞧。也许是那

神情太过严肃了，逼得我忘记了寒冷，立刻起身下床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结果，舍监老太太默默地递来手中的名片。而映入眼帘的名片称谓，竟是 S 警察局的某某刑事警察。

“这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我的内心惶恐不已，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需要找警察来处理的坏事，还是因为我的散漫杂乱惹得舍监老太太不高兴呢？

老太太以试探的眼神再度望着我说：

“不知道有什么事，总之就是要找你。”

我急忙换好衣服，随意整理蓬乱的头发往楼下走去。

一位穿戴整齐、感觉时髦新潮的年轻男子正站在楼下。原来就是 S 警察局的刑警。

“鹤泽先生吗？你知道吗，毛沼博士已经死了——”

“啊——”

我惊讶得身体为之一震，简直无法置信。昨天深夜，我还送毛沼博士回家，并亲眼见到他回寝室睡觉后才返家。再过两个月，我就是医学系三年级生，当然明白何谓病危的征兆。昨晚的毛沼博士仅是酒醉，完全没有任何病痛的危险征兆。博士虽已经五十二岁了，但是却比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更有朝气，

身体硬朗没有丝毫毛病。

看见我吃惊的模样，那位刑警笑着说：

“是你昨晚送他回家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们还有些事想弄清楚，想麻烦你跟我来警察局一下。”

“难道，博士是被杀害的吗？”

既然不可能是病死，于是就把脑海中浮现的疑问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。

刑警那身时髦的服装仿佛顿时变了样，他以锐利的眼神望着我：

“到警察局再慢慢说吧，总之先走一趟吧。”

就这样，我就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被带到了S警察局。

等了一会儿，随即被带到了调查室里。一位头发剪得极短、肩头壮硕像似刑警的人，就面对着劣质不堪的桌子坐着。虽然没有任何人提及他的称谓，但询问的一往一来间，终于明白那个人竟然是局长。

“听说是你昨天送毛沼博士回家的？”

局长又开始刚才那位刑警的问话。

“嗯。”

“大概是几点钟的事呢?”

“应该是十点过后吧。”

突然间，我想起了博士寝室里的那个时钟。

“我记得离开房间时，确实是十点三十五分。”

“那么，离开会场时呢?”

“因为距离会场仅有十分钟的车程，所以离开的时候应该是十点二十五分左右吧。”

“那是个什么样的聚会啊?”

“是历届毕业于 S 高校的医学系学生的校友会。”

“共来了几位呢?”

“有十四五名学生，还有毛沼博士与笠神博士两位教授，另外还有一位助教和助手虽是毕业校友，却有事未能参加。”

“在会场时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此时，我又想起了毛沼博士与笠神博士两人的互动一反往常，似乎刻意地避开交谈，但觉得没有特别需要提出说明，所以也未再提及了。

“当时毛沼博士看起来正常吗?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喝了很多酒吗?”

“嗯，喝了很多。”

“到底喝了多少？有到神志不清的地步吗？”

“没有，还没有到那种地步。他回到家中，还能自己换上睡衣，然后跟我说‘谢谢，你可以回家了’才去睡觉的。”

“每次都是由你送博士回家的吗？”

“不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因为博士的家就在我的住所附近，所以大家要我送博士回去的。”

“毛沼博士与你是最早离开会场的吗？”

“不，笠神博士最先离开的。”

“有人送他回去吗？”

“没有，因为笠神博士没有喝太多的酒，所以并没有醉——”

“可不可以再仔细描述，从毛沼博士回家后到就寝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？”

“好的。下车后，我扶着已经烂醉如泥的博士，从玄关进到屋内，博士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接着从屋内走出了管家，我说：‘对不起，麻烦请将博士扶进屋子里。’”

“在玄关时只有管家而已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还有女佣，是女佣帮博士把鞋子脱掉的。”

“他的学仆不在吗?”

“不在，因为听说那位学仆请了三天假回家了——于是她们拜托我扶住博士的头部，然后管家和女佣扶住脚，就这样抬着走进了寝室里。”

“当时，寝室里已经开着瓦斯暖炉吗?”

“没有，并没有开着。进房后，管家才将暖炉点着，博士还抱怨说：‘应该早些开着暖炉，否则冷得没办法睡觉啊!’然后摇摇晃晃地开始脱掉外衣。”

“然后换上睡衣，就入睡了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我点点头，又想起某件事不知该不该说，但最后还是决定说了。

“当时，博士神志不清地从上衣或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了许多东西，然后放在旁边的桌子上，唯有一样东西，博士伸手进口袋时，突然间身体像触电般僵住了，为了怕我们瞧见，于是快速地藏进了枕头下面。”

“那是什么东西呢?”

“是小型的手枪。”

“啊，博士以前就有携带枪支的习惯吗?”局长点点头以对

我的毫不隐瞒表示称许。

“我不清楚，不过昨晚第一次见到。”

“另外还有什么感觉奇怪的事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博士换好睡衣后，就立刻钻进被窝里了。接着，他就要我回去。”

“然后你立刻回去了吗？”

“嗯，”我停顿一会儿又接着说，“但因为是第一次来到博士的房间里，所以忍不住好奇心，向四处张望了一两分钟吧。”

“只是张望而已吗？”

“因为书桌上堆着稀有的原文书和学术界的杂志，所以忍不住翻阅了。”

“只翻了书吗？”

“是的，绝对没有去碰其他的东西。”

“然后就走出房间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在房间时，管家和女佣正在整理博士脱掉的衣物，然后她们各自手里拿着衣物随着我走出房间。”

“那时瓦斯暖炉是开着的吗？”

“嗯，应该是的。”

“你走出房间时，博士正在睡觉吗？”

“好像是半睡半醒间吧，嘴里似乎正在喃喃私语，躺在枕头上的头不断地左右摇晃着。”

“他是不是有起身，然后将房间的门锁上呢？”

“我没有注意到。——房间的门锁上了吗？”

局长并没有回答我的询问。

“当时管家是否将电灯熄掉了？”

“嗯，电灯的开关就在靠近房门的墙壁上，所以走出房间时，管家就顺手将电灯熄掉了。”

“感谢你的协助，我已经了解了。另外还想请问一个问题，听说你跟刚才陪同过来的刑警说‘博士是被杀害的吗？’——”

我开始紧张了起来，觉得自己真不该乱说话。但局长似乎完全不理睬我心里的想法，他继续说道：

“这么说，你真的说了那样的话吗？应该不可能毫无理由根据，冒出那样的话吧！”

胜利者与失败者

当我听闻毛沼博士死去时，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令我联想到被杀的可能性。

就如我前面所提及的，毛沼博士根本不可能是病死的，又

更不可能是自杀的，再说当时脑海里完全未想到意外死亡的种种，终于不小心说出了“是不是被杀”，但其实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的猜测。因为第一，为什么毛沼博士会随身携带手枪呢？第二，最近这两三个月博士似乎是心神不宁的模样。

毛沼博士身为外科的教授，但举止豪放不羁，酒量又好，上课时神采奕奕，个性开朗活泼得简直不像已经五十二岁的人，而且凡事不拘小节。但是，近来两三个月虽不至于到达明显的地步，但却总感觉意志消沉，而且稍有声响就会被吓着，讲课时也经常出错，过去总是主持进行的手术，则交给了年轻的助教处理。总之，从那些琐事上，似乎可以感觉与平常略有不同。

我窥看着局长的脸色说道：

“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，因为博士最近似乎有些不太一样，而且还随身携带手枪。”

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局长点点头说：

“再问一个问题，你知道为什么毛沼博士至今还单身未婚吗？”

我又突然紧张起来，仿佛碰触到了自己害怕的事情般。但我立刻镇定地回答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回答不知道，绝不是说谎骗人。但若说知道，也可以说是知道的，毕竟根据大家所传的流言，再加上自己的揣测。可是实际的情况，却是完全不清楚了。

根据那个大家所流传的流言，原来毛沼博士在年轻时失恋了，而且失恋的对象还是笠神博士的夫人。毛沼博士与笠神博士不仅居住同乡里，同时还上同所县立初中，并坐在一起，两人在班上的成绩不是数一就是数二，后来又一起进入 M 高中，高中时两人的成绩依旧不分上下，然后同样考取了帝大的医学系。虽然毕业之后毛沼博士专攻的是外科，笠神博士则是法医，但在学期间，两人还是继续较劲着。仔细想想，两位博士其实真是不幸的人，犹如是为了相互竞争才诞生于这个世界上。而且那种竞争不是拿着武器的决斗，而是暗地里人们的评价、学科的成绩、成绩名次或社会地位等的竞争，当然两人之间更夹杂着名利、忌妒或猜忌，对于他们本人来说，无疑是个沉重辛苦的枷锁吧。

如果传言属实，加上我的推论正确无误，两个人当时应该不顾名利、权势、生命而争夺心爱的人吧。虽不知是否像三角关系般错综复杂，但总之最后笠神博士成为恋爱中的胜利者，毛沼博士则是失败者，从此单身未娶。我虽也毕业于 M 高中，